



## 岁月长卷里的暖光

□邓秀恭

时光匆匆,我背井离乡已二十多个年头。在这漫长的日子里,生活的琐碎和工作的繁杂,时常让我在忙碌中变得麻木。然而,有一种情感却在心底始终炽热,那便是对家乡和远在山里的母亲的深深眷恋。这份眷恋,源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承载着无尽的天伦之乐。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进教室,我站在讲台上,听着学生们朗朗的晨读声,看着他们朝气蓬勃的模样,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向家乡的庭院。记忆中,母亲总是在晨光熹微时,在庭院里撒下一把谷子,瞬间,一群鸡便蜂拥而上,你争我抢地啄食。那个画面,和眼前的场景竟如此相似。母亲在乡下,就像有一种无形的号召力,能让动物们都围绕在她身边。这看似平常的一幕,如今想来,满是温暖,那是家的味道,是天伦之乐的前奏。

有一次,上小学的女儿拿着作文本向我求助,看着她期待的眼神,我绞尽脑汁,却怎么也想不出合适的词句。就在词穷之际,儿时的回忆涌上心头。那时,母亲在灶台前忙碌,一边往灶里添柴,一边给我讲

她的故事:“每当鸡叫头遍时,我就一跃而起……”那些质朴的话语,就像一股清泉,滋润着我的心灵。原来,乡下的母亲虽然没有接受过太多的教育,肚子里却有着取之不尽的生活智慧,那些话语里藏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孩子的教导,是独属于我们的天伦时光。

走进城市的超市,货架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水果,橘子、柚子、橙子应有尽有。可每次看到这些,我总会想起母亲在电话里简单的一句话“你最爱的芦柑红了”。就这短短几个字,却有着神奇的魔力,让我瞬间“口水满屏”。母亲最懂我的喜好,在她心里,我永远是那个馋嘴的孩子。这份对孩子细致入微的关怀,是天伦之爱的最好诠释。

生活中难免有惆怅的时候,每当这时,我总会哼着曲子来排解心中的忧愁。而在这旋律中,另一段回忆悄然浮现。以前每次离家去上学,我总是满心不舍,内心充满焦虑。母亲察觉到我的情绪,便会陪着我走在蜿蜒的山路上。她虽然气喘吁吁,却不忘用歌声驱散我心中的阴霾。母亲或许不懂什么高深的教育理论,但她用自己的方式,给予我力量和勇气,让我勇

敢地面对外面的世界。这一路的陪伴与鼓励,是我成长路上最珍贵的天伦记忆。

带高三那些年,教学繁重,我经常要上夜自习。每次下了晚自习,踏着月色,饥肠辘辘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心里满是疲惫。这时我总是会突然想起自己当学生时,母亲总是在我开学前一天晚上,挑灯伴月,为我制作“三合面”。那是一种可以带到住宿学校和同学们分享的美食,母亲精心准备的不仅是食物,更是对我的爱,是让我在艰苦的学习生活中能感受到的温暖与饱足。这份爱,是天伦之情的深厚体现。

有一年,远在大洋洲求学的女儿发来了长长的消息,字里行间满是对家乡的思念。在消息的末尾,她深情地写道:“妈妈,我想您了!我想外婆了!我想念家乡的一切!我好想回国啊!”那一刻,我深刻地感受到,天伦之爱不仅是长辈对晚辈的关怀,更是晚辈对长辈、对家乡的眷恋。这种爱,跨越了千山万水,穿越了时空的界限,永远萦绕在我们心间。



(CFP 图)



知今则可知古,知古则可知后。



## 一枝“南非叶”

□黄志专

忽然想起一枝“南非叶”。

早在十多年前,我就听说这叶是如何好,或能降血压、血脂……平时,芳邻经常采摘这种草叶,掺苹果、香蕉,或是鸭梨等水果,还有地瓜叶,一起放进果汁机,绞果蔬汁喝。

对此,起初我是不在意的,人家说归说,我只是听听罢了。后来,芳邻一旦绞果汁,都给我们倒一杯,我就开始留意起来。这果汁呈青草色,稀稀的、糜糜的,看样子有点可怕,但喝起来却十分清甜爽口,润喉,好喝极了。

有了第一次喝,就有第二次、第三次……每次邻居叫我们去喝,或者直接端过来给我们喝,时间久了,我感到不好意思,就主动买些水果,送给邻居,掺和着,一起绞果汁。这么一来,我们也喝得心安理得而自在。再后来,我自己也添置一台果汁机,自己绞果汁,也一样跟邻居分享。

每晚都绞果汁喝,大概坚持一两年时间。随着时间推移,热情消减了,直至放弃,荒废了,就是好几年。去年又惦念起来,打算重起“炉灶”。可是,在偌大的旧城区,哪来“南非叶”呢?闲暇之时,就四处溜达。这么一溜达,果真发现居住的小区,有人栽“南非叶”。

不过,每次绞果汁,就要去摘,找人家要,真是麻烦。尽管人家很乐意,也很慷慨,倒是自己又感到不好意思。一不做二不休,找人家“折”一根回来,自己栽种。

我找了一个十斤桶的空油瓶,拿把锋利的剪刀,剪掉瓶口,然后去山边挖些黑土,装进瓶子里,再把枝条栽种在瓶子里,放在小区路边一根电线杆下,刚好那个地方有个烂树桩,有一些土,又偏僻,不会影响小区风貌。

这“南非叶”,很“臭贱”,即栽即活,而且长势喜人,越发茂盛,我三不五时给它浇点水。从此,每当要绞果汁就不用去找讨要了,有自己栽种的,似乎有点满足感。

但是,好景不长。这天傍晚,我路过电线杆,突然看到叶子蔫了,叶子低垂下来,没有了生气,便弯腰仔细看下。结果,不看不知道,一看就心寒——这“南非叶”被人从油桶中拽起来,再放回去,上都松动了。于是,我伸出手,将旁边的土重新压实,再去打点水过来,浇一下。翌日,我再去看,这“南非叶”恢复元气了,有了生气。后来,这一植株又被我拽起来了,我依样画葫芦,最终它还是坚强地活下来了。

一年之后的暑假,我徙居他处,一时忘了这一枝“南非叶”。直到开学不久,我才忽然又想起,便在从学校返回的路上,顺道去看看。还好,它还健在,而且有点茂盛,跟周围融为一体,显得有点荒凉。

将它载回家,放在楼下二楼一个大露台,我便跟其他花草在一起,给了这株“南非叶”一个居住地。



## 赤龙桥

□陈迎东

(CFP 图)

那时候,林辋溪、机场和324国道仿佛是我们东莲村的篱笆墙。324国道在村子的西面,机场在北面,林辋溪如一张弓围着东面和南面。西面早被我们撕开缺口了,国道那边就是县城,抵挡不住花花绿绿的诱惑,小伙伴们经常相约进城逛街。虽身无分文,遛一遛影子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如果兜里仅揣着捉襟见肘的几枚钢镚子反而会为到底要买什么东西而发愁郁闷,看到这个喜欢遇到那个也爱不释手。北面也被我们突破了,那时候机场荒废着,我们经常去里面的小心林捡拾柴火,运气好的话还能掏到鸟蛋,摘到野果。只有环绕着东面和南面的林辋溪,我很大了都未能冲出它的束缚,溪水就像天堑一样。那时候的孩子胆量都很小,我最多只挽起裤腿下到岸边的浅水里,打打水仗,掏螃蟹摸田螺。

其实溪上有一座四孔小石桥,叫赤龙桥。桥面就是光秃秃的两条石板,宽度只有八

十多厘米,上面没有栏杆,所谓的桥墩也就是六根瘦长的条石支棱着的。我曾经尝试走过石板桥,石板会晃动,让人双腿发软,心惊胆战,此后很久都不敢再越雷池一步。最令人佩服的是当时的的老生产队长,他竟然敢骑着自行车过桥,每次都看得我头重脚轻,摇摇欲坠的,但他从来没有摔下过桥底。当然也不允许他摔,摔一次就不得了了,生产队长和自行车可能就都会报废了。我会想一件很幼稚的事情,如果老队长从桥上摔下去了,是他重要还是生产队里唯一的一辆自行车更重要,这可真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呢。

因为胆怯,加上林辋溪南边没有需要去的地方,所以我很少走过赤龙桥。

小学毕业后,我考上中学,学校离家很远,去上学必须经过林辋溪。那时候我家也有自行车了,好像是我们东莲的第三辆自行车。父亲每星期一用自行车驮着我去上学,在学校寄宿,星期六我自己走路回家。那时候我已经敢过赤龙桥了,虽然仍不免心惊,但我不动声色,总不能让同学们嘲笑我胆小鬼吧,怎么也是一个正在变成男子汉的大孩子了。刚开始我不敢让父亲载我过桥,在桥头放下

我自己骑自行车先过去,我走过桥后再爬上自行车。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我敢让父亲载着过桥了,一开始我憋着气不敢大喘,后来慢慢地习惯了。再后来,父亲教我学会了骑自行车,熟练了就让我自己骑着自行车去上学了。那是我小时候一直引以为傲的事情,我敢骑自行车过桥了,不久我又敢骑自行车载一个人过桥了,再不久我甚至敢载着两个人过桥了。两个人一个坐后座,一个坐在前面大杠上。我们边过桥边冲啊冲啊地喊着,我把自行车踩得飞快,一鼓作气地过了桥,就像红军飞夺大渡河上的泸定桥一样慷慨激昂,豪情万丈。

可惜啊,不久之后赤龙桥被拆掉了。

旁边建起一座宽阔的四车道水泥混凝土大桥,从此我们过林辋溪没了那种惊险的刺激,变得索然寡味。

匆匆回首,赤龙桥已经失去将近四十年了,现在心里只剩下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不错,但我至今不知道为什么叫“赤龙桥”呢?大概过桥的人要像龙一样有胆有识吧。

## 爱上那碗红菇面线汤

□戴高山

二姐当年上山下乡,到离我们家较远的一个山区里,那时我还没出生呢。

后来,她结婚生了大外甥,母亲抱着一岁多的我,去看望月子中的她。二姐长住在山区里,在那里教书,直到后来返城时才回到家乡。

二姐和二姐夫是教师,有固定收入。他们省吃俭用,接济家里。记忆最深的是,能吃上他们寄回家的红菇或香菇。红菇和香菇都是野生的,当时香菇比红菇贵,偶有寄回家时,常常是红菇比香菇多。香菇是父母比较不舍得煮的食材。

我父亲是生产的保管员,农作完一天,到晚上,偶尔会让母亲煮一碗红菇面线下酒,在那时已算奢侈的了,想要加鸡蛋、肉片,几乎是不可能的。



(CFP 图)

以,一般手工面线都是咸的,煮的时候,不能再加入食盐了。

红菇面线煮熟后,红菇里的红色素会溢出来,就算只加个三两朵,一碗面线也是红红粉粉的,十分好看,添了食欲。父亲一边喝酒一边吃面线,见有红菇时,他会夹给我。当然,有时他看书看得入迷,会不小心吃下一朵或咬上半朵,然后,把剩下的半朵给我。

父亲不是不喜欢吃红菇,但凡好的东西,他都不舍得吃,而是留下给我!

他叮嘱说:“吹一吹才可以吃的!”红菇煮熟之后,茎管里会吸入许多热汤,虽然外表看起来不太热,但只要一咬,汤汁会从菇茎溢到嘴里,一不小心烫得叫出声来。

所以,有时吃急了,难免会让红菇的热汤烫得脸色大变。可话说回来,从红菇茎管里面溢出的汤汁,那真是个甜啊!那

种美感,成为我此生无法忘怀的记忆。

如今,生活好了,香菇可以人工培育,价格也家家户户能够接受。而红菇还只能靠夏天暴雨后,野生出来和人工上山去摘采,价格自然直线上升。所以,红菇成了日常不舍得食用的山珍。只有宴客时,才会买上一点。

如今,家里库存的红菇,都是留着逢年过节招待客人的,轻易不舍得煮来吃。

在闽南,客人来串门时,主人有煮红菇面线当点心吃的习惯,这是一种礼节。除加几朵红菇之外,还得有调好淀粉的瘦肉丝、肉丸子或鱼丸子、海蛎干、虾仁、干贝等作料,外加煎蛋包或炒蛋花,还会炸葱花和加入青葱丝、滴几滴麻油。

闽南家庭煮的红菇面线,常用于平时待客,是远近闻名的地方小吃。

面线的细滑,加上红菇的美味,各种好吃的作料和香葱麻油,吃起来香甜、滑口。家中老太大小媳妇都会做,让你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不油不腻。

## 食事

### 奶奶的缝纫机

□柯远峰

总想试试。于是,只要她一有空,我就央求她教我踩缝纫机。在奶奶的指导下,我双脚放在踏板上,使劲一踩,脚后跟再往下压,如此循环往复,就学成第一步。我越踩越起劲,越踩越得意,总嚷着要帮忙做裤子。可这哪是容易的事,一位亲戚来找奶奶学了大半年才出师。我当然不放弃,奶奶见我好学,便逐项传授:绕线、手拨转盘、倒踩针……我终是学会了,别提多高兴。

然而机器也会累,一段时间后,我听到它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吱呀呀叫不停,着急坏了,奶奶告诉我这很正常,机器同人一般,需要保养。只见奶奶打开缝纫机上的锁床盖,把梭子拿下来,用针在四周刮一圈,擦,布毛全出来了。接着,她让我拿来润滑油,小心翼翼地滴在缝纫机的主轴,说是给它润润喉。紧接着,又将缝纫机顺时针旋转90度,使小孔朝上,然后滴入几滴油,让油慢慢流到手轮一侧。经过奶奶一番“诊治”,缝纫机又恢复了往日光彩,我轻轻一踩,它又哒哒地跑得飞快。

我看着奶奶熟练地操作缝纫机,心里

时间的年轮不停转动,转眼间,我长大了,离开家乡,也离开了那台缝纫机,但每当夜深人静时,老朋友的身影总在脑海浮现,而且愈加清晰……



(CFP 图)

## 溪水流

●平明忽见溪流急,知是他山落雨来。

——宋·翁卷《山雨》

●漾漾泛菱荇,澄澄映葭苇。

——唐·王维《青溪》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

休将白发唱黄鸡。

——宋·苏轼《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

●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

——唐·张旭《桃花溪》

●溪水无情似有情,入山三日得同行。

——唐·温庭筠《过分水岭》

●溪边照影行,天在清溪底。

——宋·辛弃疾《生查子·独游雨岩》

●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

——唐·李白《清溪行》

